史記內編卷五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三代世表

紆徐淳質之度可味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世也〕之記尚矣自殷以前〔明無諸侯表〕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諸侯表獨自共和而下〕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

紆徐委宛之
氣宜玩

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

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

明無時月表至秦楚乃有

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

表

此段叙十二諸侯表所以起於共和之意蓋厲王而下王道衰而天下之故多也蓋周道升降之會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賔）（二詩誤）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用漢人多此語詩與樂表裏太史公蓋謂二詩爲刺師摯見關雎亂）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而甚也）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五伯之罪功）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之流禍）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

乘險固利便所謂霸必有大國

治春秋莫大於五伯之功罪伯者以力假仁作春秋

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明王道諸要難洞明太史公於春秋甚深、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表六國而附秦紀二世不數秦賊詐力也 有味

六國表

周不東秦不得岐雍河周不王故書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見○微○先○一句斷後叅

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

斷例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

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

書法不

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

荀 虔戎翟 叙六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

國踰大夫擅四而盛

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

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然失計力詐縱橫之說惑而亾

岐雍河隴

天

東南濟西北沈鷙浮者易發而沈者可與成功

叙所以表秦意蓋國家興亾必有所以得失之故秦雖暴視六國必有道故歷表諸興壞之端

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巳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

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焚咸陽發始皇）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冡殺降王　秦　楚　尊漢變文法）
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
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編　應五年）
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
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文應　考之於人）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〻建廢故天
無根易搖
不盡制而
防亦何益
治亂之數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幷冠帶之倫以德
（又應）（束）
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應若斯之亟）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深識弊源）
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
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
（又轉）
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
（竟作）（又折）（又總束）
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
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

殷○五字
周○漢整然周短周制客然以弱
三者萬世之法○
含尾○仁○義○○骨○○○漢○長

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
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
敘漢以過制亂大勢如指掌歷歷
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
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
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
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
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正得高祖本意

敘武帝分封而諸侯削天下平蓋史遷見天下初饗其利故其稱如此

應前諸侯形勢

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

形勢二字錯
入文妙甚

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
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
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
應　兩
漢形勢
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
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
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
怱○起○出□二□句□結□萬□鈞□之□力□亘□古　大宗
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漢德去周厚薄有閒矣薊言周非德薄結漢事乃

云要之仁義爲本又遍篇論形勢忽引之仁義如
自天而下真臣子格君引當道之心令主張形勢
終不回此時文之習令一纈之仁義排形勢不論
則固儒矣何疵其謬也

論前古專明
德恩厚爲
宗實謂法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列等、爆、然

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言、陵、以、漸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

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

賓

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

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

當世專刺
然意終

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文脉甚贏）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應萬國）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
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富驕貧溢自足取亡）
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
（微辭隱約妙四字最有味）
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
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
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
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多微辭之意
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illegible]乍象而考上法其[illegible]易[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法[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居今[illegible]而以自鏡也[illegible]古一[illegible]該貫

[illegible]能及麼[illegible]天之林俱終

便侯長沙孫
[illegible]表爲諸侯
發例

孝惠景間侯

惠景間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沖婉有味）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信其忠也）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提綱後申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

甌越皆夷 總歪

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

賓 王 霸

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

應盛漢之隆 主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

究然長馭遠駕恢廓之氣

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

語微婉有旨

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〇慼〇件〇於〇祖〇考〇

真雄深典重之文使人各得盡其情故不勞而定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高古之極

吳[illegible]舉太伯
[illegible]仁讓也
又[illegible]季子

史記內編卷之六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　選評

吳太伯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史、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illegible]

齊獨舉太公
桓公太公聖
者五伯桓
爲盛也又歸
重大國

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傷之不
故代爲
然又不
眞情深
遂矣
文法各
一何其字
意使人深
思也

魯周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齗魚斤反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蓋伯禽治魯繁其文揖讓有自來矣

燕召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得詩人唱歎之思）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亾豈非召公之烈耶

天下疑謂管蔡流言

有土有官皆可輔拂最有識

管蔡世家贊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周天下賴周公以安人皆知之乃不知公安天下全在誅管蔡而大封母弟或有土或有官而宗周盛武懲七國之禍散其封已又困蹙之故天下迄不振

陳杞世家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盛德必世

衛康叔世家贊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亾死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世家贊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亾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楚人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砮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
夕發浿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
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
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
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
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
剡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
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

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
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
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
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
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愼曰、周武公折楚相之文、見戰國策、辭意勁峻、足以折其陸梁之勢、

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

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

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鑒戒莫大焉特書操行愼勢錯綜用妙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咲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愼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亾國